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箇箕灘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院助理署長。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

上

星期，我應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先生（Ronnie）之邀，出席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六十周年慈善晚宴，席間原定三位慈善家陳啟宗先生、菲律賓最大地產開發商Ayala集團董事長Jaime Zobel及印度頂尖企業家Ratan Tata在台上就亞洲慈善事業為題作分享，但Tata抱恙未能赴會，大會播放預先與Tata進行訪問的錄像，最後由有「中國首善」之稱的玻璃大王曹德旺臨時受邀上陣。

Zobel及Tata出身美國名校，繼承祖蔭，將家業進一步發揚光大之餘，也不忘做慈善回饋社會。同時，台上傳來另一把充滿福建口音的聲音，說話粗豪、率真、不修飾，不太懂英語，但言談風趣幽默，以實際為出發點，蘊含着講者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——他就是中國首善曹德旺。

我剛好被安排在主桌坐在曹先生旁邊，很有興趣知道他的背景及如何開展他的慈善事業，他向我娓娓道來。曹先生小時候遇上國共內戰，因家境太艱難，自十四歲被迫輟學，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，過着放牛的生活，三餐不繼。為了脫貧，他賣過水果，整過單車，之後因緣際會，涉足玻璃行業。他一步步白手興家，創辦福耀集團，乘着中國經濟開放改革冒出頭來，成為香港及上海上市的藍籌公司，也是全球高端汽車玻璃的龍頭。他還告訴我許多國際名車都是用他們的玻璃，其市場佔有率數一數二。

艱苦的出身從未窒礙曹德旺求進，反而造就他的人生和慈善觀。就算當時窮，他仍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貢獻社會，一九八三年他捐了兩千元給母校買桌

椅，直到現在，他已累計捐了逾六十億元人民幣的善款，還以其父之名創立河仁慈善基金會。曹先生認為做慈善不只是出錢，還應出心、出力、出時間，行善亦是彰顯深刻的中國文化根源。他還笑說，捐錢就像減肥，將夠用以外的財富捐出去，如同減掉身上多餘的脂肪，會令人神清氣爽。按中國的傳統觀念，把財富留給下一代像是理所當然，但曹先生卻像沒有這打算，「如果他們比我出色，就不需要我的錢；如果他們不是，就不配有我的錢！」

中國經濟騰飛，催生了很多富可敵國的企業家，但要在中國捐錢，有時分分鐘難過賺錢！中國剛通過《慈善法》，加強規範非牟利組織，出台新策備受非議。曹德旺回應新例其實旨在透過加強規管，提高透明度，如缺少監督，善款或會被中飽私囊。慈善事業就有如從商，需有妥善的管理，杜絕漏洞。中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慢，美國慈善法早於一八九四年訂立，當時也是遇到中國今天的難題。他亦希望自己捐出去每分毫能夠用得其所，真正落到有需要的老百姓手上。

曹先生為善初心始終，從不為名利，財富左手賺來，右手捐去。大概對他而言，為善是種生活態度，也是人生的修行。不論出身背景，行善是一種修養、一份福氣，有着關顧社會的心，方為大善。其實香港有好多慈善家不遺餘力貢獻社會，曹德旺對慈善有着自己一套獨特哲理，值得香港人借鏡，香港需要更多個曹德旺！

